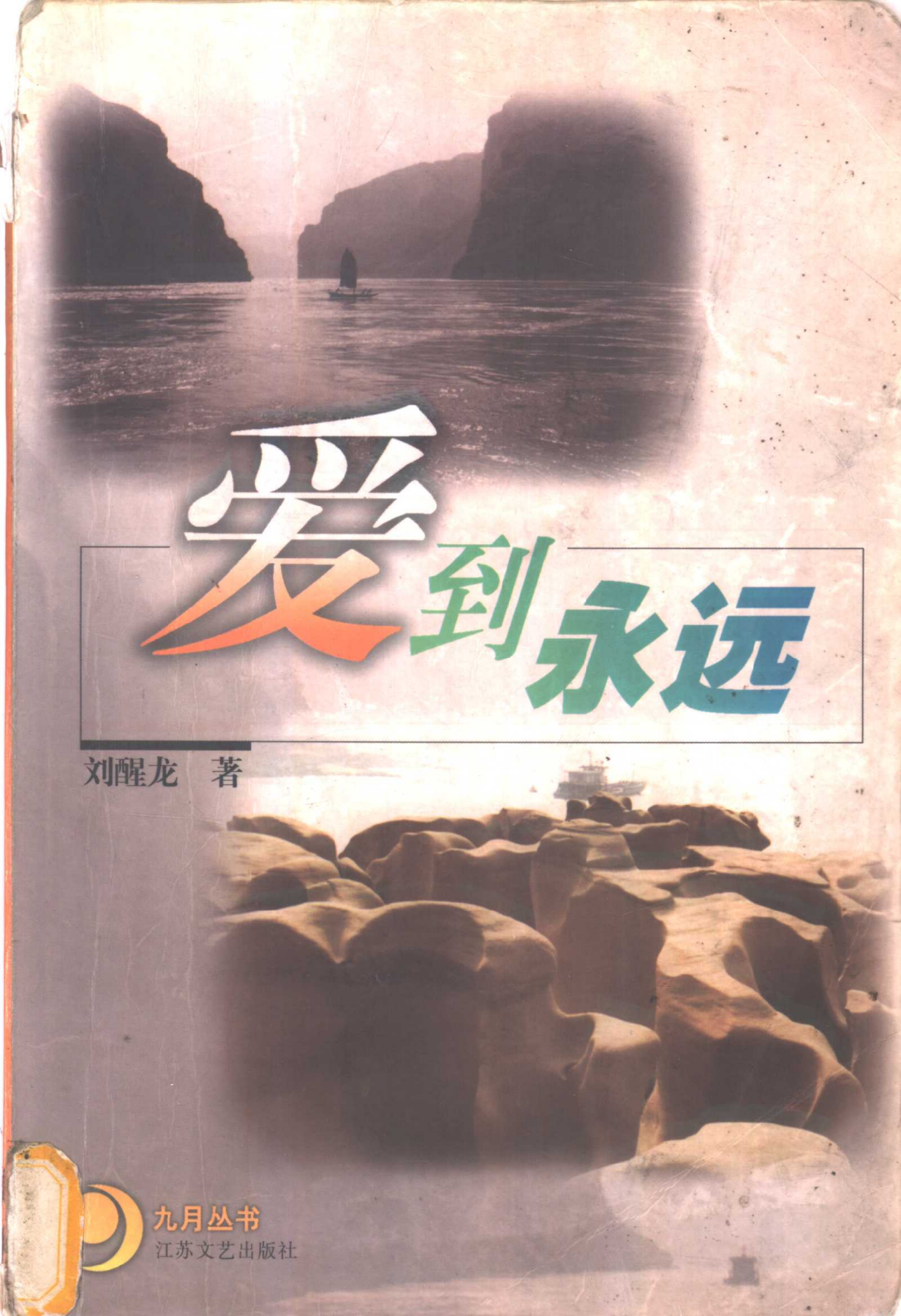




爱到永远

刘醒龙 著



九月丛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

44.572



九月丛书

爱到永远

刘醒龙 著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爱到永远

作 者: 刘醒龙
责任编辑: 汪修荣 孙金荣
责任校对: 顾 非
责任监制: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9.5
字数: 205,000 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300册

标准书号: ISBN7—5399—1259—6/I·1171
定 价: 12.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

城市的女人已大大地缩短了她们裙子，过街的春风像剥竹笋一样将那些拖曳的长布袋般的东西，在一夜之间扫入箱底。男人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可当一道道比春风贪婪却胆小的目光猛地接触到这些时，又觉得一切结束得太突然太干脆了。事实上，空气中仍然布满潮湿布满阴冷，对失去绒毛庇护的肌肤来说，还是能带来绵绵密密的细细刺痛。阳台上，被精心护理了一个冬天的几株迎春花，不约而同地在一天早上同主人一齐醒来，然后在老人们呆滞的气功功法或拳法下，绽开了一片片小小的灿烂景象，让人感觉到早晨的确是早晨，早晨的风也的确不愧是早晨的风，淡淡的甜甜的清新气息，使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舒胸引吭以图畅饮。可惜，这样的好时光勉强延续了充其量也只有三十分钟，各种各样的噪音、各种各样的异味便泛滥开来，最让人难以出门的是漫天狂舞的灰尘。有一天，正是这样的一个早上，我曾走在城市的高楼下面。尽管外形一模一样，它并不是单位的那栋楼房。我走得有几分陶醉，半空里突然发出一声怪响。我一

直对自己在一些突发事件来临之际反应迟钝的状况时时忧虑，这天早上，迟钝反帮了大忙。在我怔怔地站立之际，一堆秽物从天而降，重重地摊撒在距我伸在前面的左脚尖一米的地方。我看了那些东西一眼，又将目光抬起来，四楼阳台上瀑布一样茂盛垂延的一片迎春花枝叶上，缀上了许多花花绿绿的垃圾什物，那种脏兮兮的飘扬，直到一个星期以后还让我感到脖子后面发痒。我朝上面喊了一句：“楼上是怎么搞的？！”我操着洋泾浜的武汉话，这时候不能用自己与城市交流所用的普通话，更不能用自己从幼小时就说惯了的黄州方言。楼上没有人回应。隔了一会儿，终于有声音飘落下来，而且很熟悉，我想了几秒钟，才搞清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播音员罗京在说话。罗京说，三峡工程进展顺利，上游围堰将如期在九七年十一月实施大江截流。说罗京这是在说话，恐怕是埋没人才，罗京这时正正经八百地在播音。

这天中午，我们在单位旁边一个名叫托福的餐馆里小聚，大家纷纷举杯说武汉的冬天真难受，比东北还冷，总算熬过来了。语气中都有一种庆幸之感。过去几十年武汉一直很听国务院的话，国务院规定淮河以南不准装暖气，全武汉一般老百姓能去的地方便全没装暖气。大家接着又埋怨，国务院说长江以北不许装降温空调，武汉处在这个夹缝中，弄得入冬入夏，一会儿冻得不像人，一会儿热得不像人，像只遭主人讨厌的狗。现在市政府总算想通了一半，知道该阳奉阴违时就阳奉阴违，至少让人夏天用空调了。我是前两年被武汉收编的，不比他们的地道与纯正，可我还是插言道：“你们对国务院的政策理解有误，关于暖气国务院是有过规定，对于降温空调，国务院从来没有管过，中央也没有管。”

就在这时，我的拷机在腰间颤抖起来。我伸手抠了一阵，结果抠出四个字来：回话。父亲。显示屏上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我加的。父亲从没有利用过这小玩意儿，他有事找我从来就是两种形式，其中首选的是托人捎口信，其次是亲自动手写信。他给我写的信中总用这么一句话来结尾：这是我最后一次用笔给你写信了。这种结尾相同的信，我已积攒了整整十封。我赶紧到外面找了个公用电话往家里打。

电话里传来几百里之外的咳嗽声，一串串地响着，苍老的气氛竟在我的心中弥漫起来。

父亲说：“你的拷机号码是 8174739 吧？”

我说：“是呀。”

父亲说：“我以为记错了。”

我说：“记错了，怎么能呼到我哩！”

心里面忽然有了一阵难受，我无法回避地意识到，父亲的脑子已经有些糊涂了。我刚这么想，父亲突然果断而坚定地对我下了一道命令。

父亲说：“这季节多么好，一年只有一次。你应该抓紧时间到外面去走一走，别闭门造车。毛主席说过，闭门造车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我连忙说：“我是打算出门一趟，就是差旅费不好报销，现在出一次门，没有千把块钱别想回来。”

父亲武断地说：“为什么非要花钱？你到集家嘴一带的码头上，找一条上水到秭归的船，给船老大两瓶酒，就能捎你到西陵峡、到新滩。”

新滩这地名我是后来才弄清楚的，当时只记住一点相近的声音，直到后来我同一个女孩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

地相逢时，我才准确地将新滩刻在心里。

父亲这么说话让我有些惊讶。他不知道这些，在电话另一端继续说：“你看过早上的电视新闻了吗？长江要截流了，就要高峡出平湖了，你不抓紧去看看，将来岂止是后悔，恐怕是枉活着写小说。你马上就去，给我顺便看看——新滩！”

最后这句话在电话线中流淌得有几许犹豫几许迟疑，在那一串串的停顿中，我以为父亲将会说出一个人名来，当最终说出的是地名时，我还在臆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正想问问家里的情况，特别是母亲的健康状况，父亲没打任何招呼就将电话挂断了。我忽然惆怅起来，转身走了几步，守电话的老头将我喊住，说我没有付电话费。幸亏人熟，付了钱就是，没有生出尴尬来。

回到饭局中间后，我很奇怪，怎么他们的话题也一下子跳到三峡上来了！他们盼着三峡大坝早点修起来，电站早点发电，那时武汉就不会越是天热越停电了。还说人代会对三峡工程进行表决时，投反对票的全是四川的代表。也有人听说科学家中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年长者中主张上马的占多数，年轻人中主张下马的占多数。

我将酒杯一举：“莫谈国事！”

一杯酒下去后，有人略带忧伤地说：“现在的日子可以，喝点小酒，打点小牌，写点小文章，赚点小稿费，过个小日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哩！”

一时空气有点凝滞，接着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拿起酒杯，将刚斟满的酒一口倒进肚子里。结果，这顿酒比往常多喝了两瓶，时间也延长了一倍，到了下午两点半还没有散。不知是否有人告密，大家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去过三峡的人说，稀

归有条河叫香溪，一直通到兴山的昭君村，香溪里有一种桃花鱼，分成桃红、淡蓝、鹅黄和乳白四种颜色，谁能碰上桃红色的桃花鱼，三天之内准保要交桃花运，这时单位的头头走进来，冲着我问几点钟了。我有些迷糊，真的一抬腕看看手表。

我说：“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三十七分。”

头头说：“你这表是不是快了三十七分钟。”

我说：“不可能，我这手表是九四年在长沙颁发电影金鸡奖百花奖时的纪念品，一百年才有一分钟误差。”

别的人都呼呼啦啦地起身离座，我拉了身边的一个人说：“杯子里还有酒，门前清了再走。”

那人一用劲，将我从椅子上扯起来，拖到门外。饭前还是好好的晴天，这时竟是春雨潇潇了。冷雨一浇，心里清醒了几分，这才懂得头头那话是条三节鞭，在拐着弯瞄准要害。

春雨默默地落在手上、脸上和颈上，确实像一只因忧郁而冰凉的小手在拂抚。雨水轻轻在脸上汇集成流，漫向我的双唇。舌尖蠕动触摸到一丝香甜，立即贯通全身。四周一丝风也没有。公共汽车轰轰隆隆搅动的那些气流绝不应该被当作风。风是没有根由，没有终结，从不知何处飘来的一种神秘东西，可以陪伴，可以扶携，可以低吟，可以吼叫，却不可以被看见被把持。风这时在高空俯瞰着城市，试探着城市，那少少的香甜是它的信号。果然，片刻后，春雨就荡漾起来，一棵棵挂满嫩叶的树，如同河流上飘泊着被春水映绿的白帆。没过多久，街面上就真的成了河流，低凹处则是一个个小小的湖泊。毕竟是春雨，尽管委屈地落在城市里也仍然能够显示出自己美丽的质地。不比冬天，雨雪交加几十天，到处都

是肮脏不减。春雨一来，先是树上清洁了，接着灰兮兮的楼群光鲜起来，最后大马路和小巷子也一齐显出晶莹的色泽来。

我丝毫不知自己全身被淋成透湿，回到屋里，便趴在书柜上取出一本书从头到尾乱翻起来。翻了一会，手中的书页便成了一尾尾美妙绝伦的小鱼，都是桃红色的。文字模糊游移起来，我能看清时，它们不是含情脉脉的桃红色鱼眼，就是莹光诱人的桃色鱼鳞。我独自昏睡过去。醒来时，已是半夜时分，身畔满地书籍，整齐的书柜全都空了。是自己干的？望着满屋的狼藉，我难以置信，但屋里分明没有第二个人。我一点也回想不起自己昨天下午醉酒之后要干什么。曾经听说有人将存款单夹在书里，又忘了是哪本书，结果在无奈地一页页翻检全部藏书时，竟发现了妻子与别的男人偷偷合拍的亲昵照片。这些都与我无关，坐在书堆里，我苦思冥想许久也想不出缘由，倒是连天的喷嚏纷纷打起来。我赶忙找了一把强力银翘片吞下去，又到卫生间里打开热水器，狠狠地用热水烫了一通，直到全身燥热才罢休。

洗完澡，穿衣服时我才发现拷机上有一堆留言。

呼我的只有一个人，宜昌的明先生。他让我速给他回电话，并说有急事请我帮忙。就这么些话，最少在我的拷机上重复了十次。

我没有理会地上的书，钻进被窝里给宜昌老明打电话。老明身边无疑有个女人，我在电话里都能感受到那种男人永远也别想模仿的气息。在一番追问后老明也顾不上听我解释，便说请我到五峰县渔洋关去玩几天，他们在那儿搞一个活动。在我答应之前，老明说他们的活动有几个女孩参加。我的思绪转到别处。

我问：“渔洋关有桃花鱼没有？”

老明说：“只有美人鱼。”

我说：“我是说正经话。”

老明说：“我也不是胡扯，你是想交桃花运吧！”

放下电话，躺在被窝里愣了一阵，我突然间记起来，自己在醉醺醺时大概是想从哪本书中寻出那个叫新滩的地方。

春风春雨四溢的季节，黑夜变得格外短促，仿佛只打了一个盹，便悄然而逝。透明的晨风鼓动着窗帘，像春潮一样时涨时落。我瞪大眼睛盯着地上那本《黄州县志》，一张女孩的照片正躺在摊开的书页中。女孩的模样小巧可人，睫毛又黑又长，两只小酒窝闪着动人的光泽，一只硕大的照相机有些夸张地背在她的身上。我拾起照片放在眼前看了好久，可就是想不起它是从何处飞来的。县志是父亲送给我的，唯一的解释是：照片也出自同一渠道。女孩背后的那座山很雄峻，不可能是黄州那一带的风景。它让我心中充满猜疑。我感到头部有些不舒服，用巴掌拍打了几下，照片中那女孩小鸟依人的模样仿佛也被拍进脑海深处。

2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风也一天天地往高处爬高处刮。在那封奇怪的新滩来信出现之前，我断断续续地积累起一些关于三峡的传说，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滩姐的故事。这是我的一位朋友讲的。他写过一部关于三峡移民的电视剧，电视剧在中央台播出时，朋友坚决不让我看，劝我去读点别的什么书。他不愿我见到他的作品被形形色色自作聪明的人强奸得惨不忍睹的模样。他说滩姐时远比说这部电视剧高兴，眉飞色舞，仿佛那些只存在于六十年代以前岁月里的特殊女子就站在眼前。其实，滩姐可以用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名词来代替：情人。被峡江人称为橈夫子的船工们，在行一趟船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的时间，不停地在峡江沿岸的码头村镇上撒播情种。那些贫寒人家的女子，终日守望着被乱石险滩搅得无法无天的峡江江流，当几百名纤夫拖着一只大船艰难地走入视野之中，她们就像燕子一样飘落在每一个纤夫的身旁。朋友再三声明那时的纤夫，绝对不似现时 MTV 中载歌载舞的样子。父亲后来也告诉过我，峡江的纤夫是不穿衣服的，他

特别强调说，身上连一根纱也找不见，黑亮瘦干的身子趴在岩石上，远远地看，很像现在街上小吃摊卖的烤鹌鹑。我实在无法想象，一百多号赤身裸体的大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止是公然沿着峡江边最显目的地段前行，而且还一刻不歇地喊着号子。那些被称作滩姐的女子从高处跳跃下来，蹦过许多坚硬的埂坎棱角，仿佛要扑到纤夫们的怀里。但是所有的女子都只是靠近一个个纤夫，然后用手或是擦去他们脸颊上的汗珠泪珠，或是拭去他们身上的江水血水，这些都做过了，她们便一同伸出手分担一些拖住纤缆的沉重。这样的故事让人听一听也惊心动魄。

就在这时，我突然收到一个名叫肖姣的女孩的信。肖姣在信中邀我到她所在的新滩去走走，并且看看她任教的乡村小学。她说新滩已被葛洲坝的回水毁过一次，又被大滑坡毁过一次，但真正让其陷入灭顶之灾的却是即将进行的三峡工程的大江截流。她提醒我的话同父亲如出一辙：这个春天若不赶快行动，就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肖姣还寄来一篇文章：

有一天，我坐在江边的乱石丛里，从天与山脊交界的地方不时飘落着细细的冷雨，冷雨在兵书宝剑峡口凝成一片白云，宛如峡江的一席婚帐。当婚帐撩开后，棉被就出现了，远远的蓝天上太阳异常地灿烂。在晴雨不定的日子里，江水是一带无止无息的梦。一切都隐蔽在这寂静之后，只是偶尔才能见到不知何物在闪闪点亮人的视线。有阳光的时候，牛铃将两岸的峭壁摇出一阵金属音乐的啸响，如同隆冬的冰封在地下进行开裂。雨水

纷扬之际，高大的白杨会发出春意的颤抖，像是南津关外人们笑着时候的放荡。岁月的无常，蜕化了山水的伟力，小波小浪怎么奈何得了怪石嵯峨的私欲。惊涛骇浪此时只能羞对甜蜜的拍打。这不是夏夜纳凉人群中低婉的絮语闲语，也不是冬日火塘边冷清的唠叨和孤单的吁叹。这是高悬在最早一片古树新芽上那颗露珠的迸溅，因为一阵江风吹弯了树梢。我看着被扭弯的树梢顽强地直立起来，便忍不住要替被阉割过一次的峡江扼腕。峡江的血性哪里去了？峡江的刚烈哪里去了？雄气万丈，豪情贯地的峡江突然间萎倒了，如同英勇盖世的豪杰被废了武功。听着江水的鸣响，我万分难过地以为那是深宫后院里大太监发出的娘娘腔。阴云总算散去，爬高了的太阳拽出一大块蓝天，因为被雨洗过，蓝天有一种湿漉漉的洁净。稀疏的白杨树干缠上一层柔软的光泽，一蓬蓬的橘树这时只像是峡江中被航标灯照亮的礁石，阳光是水，是浪花，每打磨一次橘树就变一次颜色，直到浓厚的墨绿变成一片片新嫩的叶子。只有一只岩鹰在山的空余之处翱翔，那样子已经是一种懒惰了，在整整一个小时里，它只是风筝般晃动摇摆，既没有俯冲，也没有飞天，那儿的气流无疑像它翼下的江水一样，终日流流淌淌，就如那个扶不起来的刘后主，一副乐不思蜀的神态。江水上居然还有一层桃花瓣片。豌豆苗伸着龙须般的藤在风中寻找着什么；坡地上还有大片的一副沉重模样的蚕豆，那些永远也无法招展的紫色花，躲在厚厚的叶片下怯怯地眨着眼睛。各种植被在水线上叠成一道绿色的矮墙。水线下，峡江裸露出黄褐色的筋骨，嶙峋的

石堆做成渴望的样子，最低处的几块石头已迫不及待地滚向有水的地方。从水线到水边，十几米高的地方早成了不毛之地。这样的不毛之地绵延在五百里峡江两岸，江潮涨落，波涛闯撞，年年岁岁，才镂刻了这空前绝后的生命画廊。沿江眺望，顺坡行走，那敬畏之情也镂刻在心上。感受着这肃杀之气，我没有衰颓的念头，也没有哀愁的缠绕。春天来了，水线的下面仍是声色不动，但那生机早就溶入岩石深处。一只狗小心翼翼地钻出橘林，来到水线下面的光秃秃的岩坡上，它站了一会儿，蹠起后腿刚要撒尿，忽然间就改了主意，放下腿一边跑回橘林一边汪汪地叫着。接着不知从哪儿钻出一头猪，那个傻乎乎的黑家伙似乎更聪明，它只是赶紧打个转，便逃也似的走了。后来来了两只松鼠，它们趴在一块离水线只需一个蹦跹的石头上，瞪着四只黑豆一样乌亮的小眼睛，好奇地望着四周。一只松鼠先从石头上溜下来，飞快地跳到另一块石头上，见无动静便叫了一声，留下的松鼠马上跳下来，跃向更远的一块石头。松鼠肯定是想到了水边上，可它们只走了一半便回头箭一样窜入水线上的林草中。雾在江上上升起来了。先是在水面上袅袅流过，到了前方的石岬，便被切割成一个个云卷，极像是下雪天镇上来的那个河南人所卖的糖酥，几粒糖往脚踏机器里一撒，转眼间就吐出一缕缕微细的线儿，用小棍儿一搅一挑，一团甜甜的白云就浮现在孩子们的鼻尖上。上游的兵书宝剑峡像一只出水恐龙似的趴在那里张开大口，等着那云卷一个个地飘过去，然后像小孩吃糖酥一样将它们囫圇一下吞得无影无踪。这只太古的怪兽终于

吃饱了，它打了一个嗝，顿时一道浓雾喷发而出，顺着峡谷，紧贴在水面上，那样的翻腾如果多点轰鸣，便又是那从前孔武的新滩，雄壮的峡江了。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心情不好》。我很欣赏它，甚至还想将它推荐发表。不过让人不解的是，肖姣在信中说只让我看看而已。还有一个不解之处，肖姣的信上字迹零乱，文章却不是这样，字迹娟秀清丽。我看了几遍信封上的日戳，的确是从秭归新滩寄来的。我想起父亲在电话里那些催促，心里不免萌生了对新滩的些许向往。

尽管我非常想马上给肖姣回信，但几次拿起笔又放下来。我有个信条，对那些过于热心的女孩的来信，切切不可马上回复，冷一阵子再说。我将那信放在写字台上，做好随时回信的准备。我在心里盘算，从渔洋关回来后再动笔。

老明很守诺言，他准时派了一辆白色富康来接我。

司机很年轻，车上的一个女孩更年轻，我以为她是老明的属下，聊起来后才知道她是随车一道出来玩的。司机话挺多，不经意间说起女孩是新滩人。我心里一怔，忙问她的姓名，听说不叫肖姣才放心来。不过我还是问她认不认识肖姣，女孩摇摇头说她家离新滩镇二十里，只听说镇上有个怪老头叫屈祥，一辈子什么都不做，只顾在江边钓一条什么大鱼。司机插进来说，新滩的好女孩遍地都是，为什么外人都记不住哩，因为有个叫桃叶的老太太太出名了，将她们全都盖住。女孩不爱听这话，她用方言同司机小声理论起来。他们在前排，我什么都听不清。

白色富康在枝城长江大桥上经过时，我向上游看了几次，

每次都想着三峡，想着新滩，最后忍不住将车上的新滩女孩的后背多看了几眼。在枝城吃了午饭，白色富康就开始往山里爬。车身不断地摇晃，我刚想到在峡江上行船会是如何的颠簸，便在一阵突然袭来的困意中睡去。

我以为自己睡了很久，睁开眼睛时，车窗外的光线已经非常暗淡了，手表却指示两点钟还差一点点。公路两旁的山在我睡着时变得高耸起来，山谷里的溪水无雨也涨起许多，那颜色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静蓝，盯着它时我心里竟弥漫起一种凄凉。车上的喇叭突然响了一下，公路上两头老黄牛在悠闲地走着，一点也不理会白色富康轿车的催促。直到路边的一个还不到上学年龄的小男孩冲着它们叫了几声，黄牛才将路让开。静蓝的溪水像云一样，始终浮在离车身不远的地方。水面上一直空无一物，一切全都被它隐蔽起来了。后来，溪水拐了一个弯，公路也跟着往它那弯里拐。白色富康车窗像切换镜头一样，一下子就将一片灿烂的桃花推到我的眼前。

我从未见过如此纯洁、如此浩大的桃花之海，粉红色的光彩将连绵的几道山坡都染透了，以致岩石与土壤都饱含了这种天生的娇艳，剩下的无法承载的全都流入溪水，静蓝色的凄凉一下子消失殆尽，天光水色、山野荒林，到处都是一样的抒情。

就在这时，我突然瞥见一个女孩的身影。短短的黑发，一件白净的羊毛衫塞在蓝色的牛仔裤腰里，肩上还斜挎着一只黑乎乎的大家伙。富康车这时行驶得很慢，桃花繁繁，桃林茂密，一转眼那女孩不见了。我怔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女孩肩上背着的是一只照相机。我想起县志中的那张照片，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停车！司机一惊，刹车踩得太急，白色

富康在公路中间打了横。我不顾这些，拉开车门跳到地上一人往回走。一辆过路的中巴扬起灰尘扑面而来。我站在一块岩石上向四周眺望，桃林依旧，桃花依旧，溪水也依旧，我刚刚看见过的女孩却无影无踪。白色富康退回来接我，我依依不舍地回到车里。司机问我在找什么。我掩饰说只是想多观察一下这儿的风景。司机笑了一下，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刚才肯定是见到桃林中的女人了。没待我回答，他又说乡下有个风俗，黄昏时千万别去理睬桃林中陌生的漂亮女人，这种女人十有八九是桃树精怪变的。说着话，司机大笑，连座下的车身都猛烈地颤抖起来。白色富康像飞机一样跑得飞快。看得出司机很兴奋，他也看清了那个女孩的曾经存在。过了好久，司机又开口说，只要是真正漂亮的女人，就算是精怪他也愿意被迷一回。

参加老明主持的这项活动的所有的人都住在渔洋关宾馆，实际上就是镇政府招待所。文化分馆的馆长见我从武汉来，就迫不及待地介绍说这儿从前被称作小汉口，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武汉人来来往往地在这儿做生意。老明知道我不习惯被看作武汉人，就解释说我是黄州人，对武汉的情况不算十分了解。别的人正在开会，老明不打算让我喘口气，待我将行李一放好，就要我到会上去。

我一开口就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渔洋关真是个好地方，难怪贺龙当年打游击时将这儿作为根据地的首府。”

好像这还不能完全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我又说：“这地方好得都有些妖气，桃花开得那个气势，让人都不敢相信这儿还是人间。”

会场上的人哄的一下笑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女孩从门